

蒼海遺稿

男道正輯

門人 武井義
鈴木於菟之助
佐々木哲太郎 校

南海望琉球諸島

風勢鼓濤々勢奔。火輪一帮艦旗翻。聖言切至在臣耳。保護
海南新置藩。

發天津

悠々白水向東馳。陸堡海船裝置宜。齊發礮聲爲我壽。薰風吹
動兩朝旗。

通州

使事完成持節還。猶嗤身世未全閒。通州夜雨蓬窓夢。重謁清

皇咫尺間。

秋江別

簾簾錯籩豆。鼓笛襍笙歌。送我之清國。秋江涼意多。

錢懌曰。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然正以不說出爲妙。

客中示人二首

昔日欽差頭等臣。今年單旅歷游身。一生快樂誰能較。名水佳山到處新。

錢懌曰。隨遇而安。襟懷恬適。

奉使燕京彼一時。兩朝文物盡威儀。葛巾今日何瀟灑。任意秋風自在吹。

何如璋曰。詩語亦自洒脫。

遣興六首

茫茫一神界。無始又無終。無遠近高下。大道之攸同。至大元無外。豈復有所窮。然而人靈善。亦得班其中。

錢懌曰。靜與天遊。動合自然。

螻蟻作其埴。勞役引同類。衣食相與謀。互自保親愛。亦如知五倫。蟲而何乃智。吾聞造化理。至小元無內。

何如璋曰。物猶如此。而況於人。先生真善談名理。

仙是物變化。此理不爲無。譬如蟲生翼。花間常蘊蘊。有體斯飲食。粒與芝何殊。固非神明倫。焉能不死乎。

何如璋曰。見到語足破千古之惑。造語亦奇警。

仲尼不得志。刪述六經就。五十知天命。未必泣西狩。朝聞道夕死。何羨彭聃壽。殺身以成仁。豈求非鬼救。

何如璋曰。氣節語。亦末俗之藥石也。

易理說貞凶。如有不貞吉。唯貞常爲吉。未見貞凶實。伯夷求得仁。饑渴非所恤。三仁各自取。豈敢歎棄黜。

何如璋曰。使君固自不凡。

夫婦人倫一。人倫乃天倫。夫婦六經中。未以好色論。好色豈美事。淫縱而荒愒。中菁媿言之。敦厚古詩人。

錢擇曰。三百篇以關雎爲首。正家而後正國。作者深得思無邪之旨。

龍泓洞

吾觀龍爲物。蜿蜒羣蛇同。若果起雲雨。何苦潛洞中。惟人萬物靈。目明而耳聰。道自天地參。思自鬼神通。猗矣世間人。自重不事龍。

錢擇曰。託物起興。真氣磅礴。

林和靖墓

林逋昔隱居。孤山梅花間。時復放一鶴。扁舟循湖灣。渠時際太平。嘯傲能自閑。于今論梅花。人皆知孤山。

何如璋曰。疏淡可喜。

錢擇曰。句淡寓意自深。

寄陳觀察

侃侃陳觀察。容貌何魁奇。亮直素成性。謇諤又爲資。予曾與言事。君不屈毫釐。予曾共論務。君不退銖銖。主少國疑日。內憂外虞時。相將尙輯睦。紀綱未顛墮。應宜身先勞。何謂仕早辭。嘯傲歷城下。吟哦洙泗湄。前年次予韻。至今記君詩。泱泱大國風。颯颯難可追。

何如璋曰。此篇格局自佳。

錢澤曰。以名賢望人。忠厚之至。卽掉轉作收。含蓄無盡。

贈孫觀察

昔余使燕京。謁帝紫香廬。大國實有禮。君職司鴻臚。言語明而晰。應對和以徐。主客驩心洽。彼此公義舒。爾後余得病。偃息休林間。稍復君高蹈。攝養賦閑居。勿以進與退。不佩君瓊琚。勿以出與處。不服君璠璣。丈夫貴明德。黽黽厚詩書。寄贈平生言。交誼尙不疎。

何如璋曰。二詩雖酬贈之作。而格韻自高。

彭宮保畫梅

將軍旣英雄。勇武天下推。令嚴非苛酷。法簡非脫遺。用兵行師略。虛實與正奇。昔年夷髮賊。至今見餘威。功高不言賞。賞重亦

復辭。雖古知名將。何以能加之。隱居寫梅花。真成高士姿。使人時觀此。倍增貞白思。

何如璋曰。確是詠雪琴畫梅。是謂肖題之作。

贈馮觀察

使君家世儒。風素寬博姿。乃能治劇郡。慶賴實殖滋。德將才俱有。文與武兼資。李公南伐日。自奮參軍闡。妙構施器械。一一極精思。銃礮暨艦舶。固已告咸熙。我自遠方至。視猶舊相知。懇篤慰旅況。詩書不我欺。導我偃蹇氣。令探山川奇。乃知一方寄。得人今如茲。

錢澤曰。歷々叙來。語淡情真。好詩只在近人情。此作近之。

邑有一男子

邑有一男子。性質頗倔强。時或試射獵。未聞作禽荒。一日挾彈

去水中雙鴛鴦。一射中其雄。驚愕雌飛翔。乃取而視之。右足一
支亡。還家食其妻。氣色且樂康。翌日亦挾彈。前日射獵場。有雌
又復射。羽翼亂文章。復取而視之。左腋雄足藏。還家語此事。妻
怒責無良。告之東隣婦。隣婦欲斷腸。告之西隣女。隣女亦沾裳。
三人相與謀。葬之川之傍。合祭雌雄魂。見者爲惋傷。未出數日
內。厥聲載四疆。縣官親探訪。容貌實堂堂。男子出相迎。笑談同
平常。予儕雖不仁。亦頗聞義方。公等朝晡供。民膏其所嘗。焉知
無鴛鴦。且勿咎不祥。女子與小人。使人心茫茫。

錢澤曰。茫然不知意之所指。此魏晉風規古調獨彈。近人罕
識。

何如璋曰。前路序次明晰。入後發出正義。能令聞者猛省。詩
筆亦極矯健。不媿大家。

江湖雜詩八首 節錄五

仲尼與魯連。嘗有蹈海吁。吾昨乘桴來。今此在江湖。既非高世
賢。又非遁迹徒。汨汨如沙蟹。汎汎似水鳧。自古聖明下。亦容一
人愚。不妨且逍遙。飽食尊及鱸。

錢澤曰。雖近漁父卜居之作。而神閒氣靜。胸次坦然。

茫茫千里野。漠漠三吳疆。平漫無凹凸。只見柘與桑。我行經數
日。方始眺小岡。上有一宮宇。不知何祠堂。獨記仁民者。崇祀是
其常。偶然思此事。悠悠意緒長。

素景薄川坻。寒霏水鄉。

何如璋曰。二語鍊而腴。

古來幾陳迹。到處見頽墻。

分野元連越。此間今屬杭。墳隴填墟落。碑碣滅文章。貴賤無差
等。貧富同一傷。范蠡何多智。千載獨流芳。

錢澤曰。觸景生感。頗寓恬退之情。

洋洋塘西水。湛湛滿晴灣。兩岸紛琦樹。桑柘錯爛編。遙空插蒼黛。母乃武林山。相對如相待。婉孌有笑顏。優哉江湖思。如何不寬閑。

何如璋曰。筆意佳妙。

西浙多稻田。隙地皆柔桑。桑樹不甚大。大抵六尺長。男夫既農耕。女婦服織紡。戶口日增殖。生意非荒涼。吾聞仁賢吏。視民心如傷。任民不任法。使民知自強。未嘗急賦稅。豈敢圖賄贓。苟能守此道。末俗亦平康。

錢澤曰。粹然仁者之言。名臣碩畫。萬姓乂安。可爲世勸。

吳宮懷古

夫差攻勾踐。戰勝氣軒昂。占有三吳地。兼并百粵疆。自言莫與尊。自言莫與強。驕納左右佞。暴逐股肱良。貨賂盈宮閣。竊窹充

洞房。不懸子胥目。而後視滅亡。

錢澤曰。直捷老當。可爲驕而自滿者誡。

寄七子二甥

汝父一棋局。有時伴友僚。乃亦摧破之。命汝烈火燒。君子惜寸陰。令德要懋昭。志士苦短晷。不道長日消。視善靡不爲。何意待明朝。歷覽古今書。無暇知寂寥。汝父不肖甚。五十悟矜驕。汝才足記此。今復寄茲謠。

何如璋曰。以身立教。聖賢之道。

又曰。較之昌黎視兒詩。尤爲簡要。

梅窓覓句圖

伊人何風骨。自入一幅圖。獨立天地間。大笑世俗愚。人皆趨名場。人皆走利途。人皆呈排陷。人皆獻佞諛。骨肉或讎敵。秦越誰

交孚。仁義未可施。高尙夙所愉。衡門掩重關。外戶嚴繩樞。九州不見大環堵。不區區。一吟對梅花。遑顧日西晡。

錢懌曰。風骨峻峭。句奇氣盛。

又曰。一結有荒荒油雲。寥寥長空之概。

答袁翔甫

君是名家後。隨園先生孫。受授知有素。學術見淵源。我自杭州至。贈我以五言。美哉颯颯乎。旨遠而語溫。不主一人見。如期大雅渾。宜矣他邦士。亦能記姓袁。我學實淺薄。風塵矧追奔。一朝辭簪組。五十試吟魂。明哲非季子。又非卻穀敦。唯謂忠及信。可以履厚坤。時撫英雄蹟。時弔賢哲墳。時探忠孝事。時立德義門。時登名山頂。修禊坐雲根。時涉大川水。悠爾眺波痕。興來自言志。巴調豈足論。而君不遐棄。厚意安可譏。往來禮斯立。投報道

斯存。其奈珉與珎。難以報璵璠。

錢懌曰。詩以道性情。惟蘊釀功深。故言皆有物。

題天津驛舍壁

吾家東京裡。園中皆薔薇。種類數十品。四時常芬菲。今來在天津。此地艸木稀。何況驛舍庭。難見一卉微。主人何知我。情至自知幾。求得薔薇花。種植忽煒燁。興與寄俱切。感將懷相依。佇立亦云久。清氣滿裳衣。

錢懌曰。着墨不多。情懷畢露。

胥廟

海水壓江何雄哉。江勢激盪自作雷。子胥餘怒豈爲之。土俗所傳多怪奇。子胥抱負磊落才。吳用其計越可夷。刑非罪兮指非疵。魂兮魂兮早歸來。

何如璋曰。節短韻長。寄託深遠。

葛仙祠

葛洪喜黃老。隱居終其身。頗能工醫術。世人以爲神。大道亡而仁義興。黃老所言抑何論。自古黃老家者流。幾人能出孝子與忠臣。君不見仲尼徒。常不乏仁人。

何如璋曰。崇論閎議。不圖於短篇中得之。非具大神力者不能。

西湖次東坡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恩韻

武林山。武林湖。若個勝景世所無。水淺不見蛟龍虞。境幽常容人歌呼。人各有妻各有孥。一日各計一日娛。今吾萬里獨羈旅。志適亦忘心鬱紆。乾坤到處元吾廬。吾行有影吾不孤。翠黛蒼烟時搖曳。柳隄風起連菰蒲。鐘聲點下何處寺。缺月印波日早

哺。自有化工鉅大手。并吾寫入湖山圖。身長七尺面醜黑。知非年同大夫邁。風流頗復似林逋。獨奈傲骨難可摹。

何如璋曰。興高意遠。飄飄欲仙。得之次韻中。尤爲難事。

讀東坡嚴顏碑詩

劉璋牧益州。占據奪其地。本忝宗室班。反亂乃敢爾。劉備旣人傑。孔明聖賢士。一戰討治之。漢道長二紀。此計豈卒然。隆中議曾擬。方始遂素志。將不免詆訾。嚴顏仕賊璋。彼焉知廉恥。遂爲吳蜀賓。雖勇亦可鄙。齊末不揣本。我獨異蘇子。

何如璋曰。此篇議論自佳。

錢懌曰。意必翻新。詞成鏤鏗。

贈齊玉溪先生兼呈賢息梅孫

三世名儒齊夫子。賢息學儒亦類己。儒是前身復後身。常服儒

服爲儒士。夫子儒行實循循。事業自足。拭目視窮達。乃能隨其
宜。獨善不復圖祿仕。閒適時時賦新詩。實心實意取譬邇。片語
嫌作空唐詞。而稱頭陀何奇詭。頭陀固有輪迴言。夫豈得知造
化真。錢惲曰。一。人與萬物各異用。萬物與人自異倫。人則主魂不
語。破。主體物則主體不主魂。又曰。確。平生飛行物。視地日用坐臥人對
天。天地本賦善種子。人苟變惡在所。嗔將直殲滅。明其罰安忍
輪迴付生民。何如璋曰。以文爲詩。且夫天地乃初祖。付與妙機。始稱
父。生生化化。遵規矩。親愛撫育。遂字乳。夫人有腦。腦有力。天地
精爽任自取。取則存。存則亡。或爲聰明。或愚魯。果然輪迴生
愚魯。愚魯本分學。無補天地。不爲此怪怪。常以聰明爲神主。錢
惲曰。反覆辯論。至理名言。絡繹奔赴。足破天下之惑。此謂有功正學。世上往往談妖異。閻羅諸佛不勝
記。詎識是皆魔鬼類。乘其所惑呈調戲。有天地而有萬物。萬物

生命系天地。風雨雲雷屬地道。周易禮經見大意。在天曰神。地
曰祇。人鬼雖聰殊座位。文王陟降帝左右。況下之者誰忝廁。仲
尼所慎齋戰疾。齋明盛服非詐譌。迅雷風烈必變色。寧關閻羅
諸佛事。曰齋三日聽其聲。而祭非鬼爲諂媚。推究條理正其原。
真神亂神辨易易。頭陀其如夫子何。夫子且勿稱頭陀。更稱大
儒何不可。今日有誰爭甲科。交淺言深事之賊。況我未交言先
直。但我從今將請教。幸勿見咎披心腹。

錢惲曰。盡人合天。呼吸可通。語語皆見道之言。由於養到功
深。不然。安能如此。作作有芒。醅醅有味。

西湖

嘗在東海日。久聞西湖名。今來西湖地。親見西湖清。層山複嶺
三面繞。於中一泓湛。渺漭毛羽鱗介。續哉紛載日。浮月轉明晶。

錢澤曰。四句寫西湖景。包畢真。仙閣僧房前後羅。杭州城郭高巍峩。明賢大哲新陳蹟。文人學士今古歌。人生百年非不長。功名千秋足流芳。砥行礪節任自強。養病治病且未妨。又曰。人傑由乎地。靈然必砥行。礪節方不負此湖山。我游方會霜降初。此地新經離亂餘。人言繁華損氣象。不損天造西湖圖。六橋多迤邐。群嶼秀互峙。湖心亭上立多時。但覺寒碧照骨髓。又曰。悠然而無盡。

岳武穆墓

嗚呼岳公何早死。若不早死國之祉。中原可復敵可殲。王室豈至咏如燬。奸人悞國古來同。忠而得死不獨公。唯公之死尤慘怛。唯公之忠尤大。忠帝鑑孔章靈在天。墓木南向悲偶然。鼓厲天下忠義氣。後賢宜須則前賢。錢澤曰。忠臣孝子爲世樹幹。以沈摯之語表彰之。足可維持世道。千載之下欽高義。自東海來表敬意。維時十月天如拭。湖山呈送

清明色。

何如璋曰。沈痛語。

于忠肅祠

黃龍北狩履宋轍。匡復獨賴于公節。功成禍踵如之何。瀝瀝塗地一腔血。武林山下留遺祠。肖像巍然英雄姿。岳公墳墓自隣近。精靈時時相攀追。

錢澤曰。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其理一也。

越宮懷古

勾踐棲會稽。提兵纔五千。辛苦墟吳國。實賴輔弼賢。長頸而烏喙。猜忌而辯懷。功成不與處。國安任自專。種死蠡也去。爾國亦遂顛。嗟哉神禹後。荒墟空千年。

錢澤曰。後世大率類此。讀之不禁撫膺太息。

又曰。此詩可爲有國者針砭。

畫馬歌

是何所畫乘黃馬。其誰畫之氣健雅。子昂畫馬稱神筆。今此畫幅。或其一。乃祖流離五國城。若語畫法。頗老成。憶念胡爲令人噫。不若論馬。勿逮畫馬。雖上乘。一夫用。三軍固禁獨飛轡。堂堂齊齊要齊驅。紛紛紆紆亦能控。豈無單騎與敵鬪。能令部將勇驚衆。況乎天子出闔時。前騎後從鹵簿隨。穆王八駿獨何益。明皇閑馬無復施。況乎別有人中驥。是皆各抱千里志。乃能委寄任其事。垂衣裳而天下治。漢文卓識不可磨。房星之神如之何。錢懌曰。人生貴立品。區區小技雖好。何足道哉。又曰。意氣雄傑。迥不猶人。誠中形外。積厚流光。

贈任明府名福英。號卓夫。

生平偏強我少懼。五十未作哀怨句。豈無艱險難可堪。僅經一思蹶。然寤古往今來幾英雄。歷試艱險有偉功。厭艱苦險是庸劣。事業多敗安樂中。錢懌曰。讀此數語。令懦夫興起。我友卓夫行直道。身遭亂離不懊惱。間關自能達義軍。兵中諸詩皆俊造。紀實披誠足起予。抑情思道真丈夫。鄭聲由來聖所放。雅頌本與桑濮殊。何如璋曰。說不得。先生之詩。所以不作兒女子語也。大國今日不乏士。幾人尤稱明大理。久矣詩學悖經義。猥雜靡曼失廉恥。錢懌曰。確中時弊。武德不歌天寶年。長恨何作貞觀天。嗚呼卓夫應努力。後庭之花未須憐。

錢懌曰。亦莊亦諧。規勉良殷。

客游行

別妻子兮辭家鄉。涉海跋險游異方。異方焉能無辛苦。家鄉之懷不易忘。錢懌曰。實情實理。朝往燕南暮齊北。于越于吳何奔忙。探訪名

勝。尚。適。志。攬。撫。古。蹟。意。思。長。雲。色。風。聲。慣。耳。目。自。慰。自。勞。母。自。傷。行。李。一。毫。一。墨。外。尚。有。一。劍。鳴。鏘。鏘。又曰。弦外有餘音。

讀李白集放歌

李白慕魯連。志願立功名。何不自重節。舉觥胡爲恒。醉如泥。負帝眷。從此西走南奔。悞終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仲尼微亂。周誥垂戒。如彼陶淵明。飲酒非得已。杯中無新朝。意欲紀甲子。若身早生卅年前。立身礪行。應畢此。乃祖士行。酒有限。亡父見約。何遷徙。以酒治天下。常在亡國朝。所愛唯口腹。固非曹參之醇醪。錢樸曰。古人不得志於時。每寄情詩酒。以伸其抑鬱不平之氣。吾悲李白志。又喜李白詩。李白不唯慕魯連。希聖有立其所期。宜矣。諸作得天機。煒煌璀璨。以陸離。李白其實曾不醉。夫唯不醉。揚諸詞。又曰。以正論反覆抑揚。古人亦俯首心服。自古讚酒者。孰非一杯難得人。一杯難得。况一壺。一壺難得。况一

樽。膝上空抱無弦琴。頭上空戴漉酒巾。亦唯其生之北辰。抱負才德無可伸。偶沾一醉。遣酸辛。比德聖賢。慰心神。同時自有杜子美。沈鬱雄渾。罔與比。惋傷亂世。想賢才。賢才母乃高。與李知已。一言千黃金。一斗水可百錢買。豈真拳拳一杯水。李白李白來。世以爾爲口實。我故一詩就爾質。一是一非爾自知。靈爽在天與天一。

何如璋曰。讀太白詩。即作太白語。先生之才。真不可以斗石計。

同謝湛青刺史游烟雨樓題壁三首節錄一
故人口吟鴛湖歌。吃吃我口奈難哦。鴛湖雖美元非大。有樓雖高不巍峩。只無一物障雙眸。天長地濶何悠悠。曠士曠懷足自優。黃鶴不用騎渠游。

錢惲曰。一空塵障。霽月光風。

來日太平

旭日照林薄。東風吹坎吟。梅花芬馥。楊柳垂甍。游子未能歸。枯槁淹江潭。錢惲曰。起得芊綿清麗。置諸昭明文選中。似不能辨。鄉信報新說。一事無美談。天地非變位。日月非駐驂。日本雖海國。亦能屹斗南。帝統正一系。歷年踰千三。新說果如何。驚愕誠憂悵。又曰。江湖而懷廊廟之憂。足見盡臣心跡。丙子丁丑交。自秋暨春酣。火照東京裡。豈止數再參。兵戈紛四起。億兆心何甘。隨戡復隨興。州郡殆淪淪。凡茲禍亂源。誰人已詳諳。治國貴有道。仁被而義覃。何如璋曰。啼鳥呼儔侶。翩翩入層嵐。群魚游水中。洋洋嬉淺藍。來日期太平。足以樂且湛。今日苦太難。如狂又如愁。錢惲曰。起迄深得古趣。今人能者鮮矣。

感至

感至只應念。憂來只應愁。愁極偃東扉。魂夢一何悠。睡覺煎茗坐。有兒既嬉游。爲折梅一枝。樂哉頗風流。

錢惲曰。物極則反。閒閒寫來。一片化機。

和陳曼壽李孝子行八解

李孝子者何。山左日照里居民。夫人誰能無父母。而獨能以孝名聞。解一。幼少喪父。獨與母處。母既聾瞽。已又聾瞽。如何而孝。吁。嗟。辛苦。解二。母不能衣被。而已衣被之。母不能饗饋。而已饗饋之。疾病疴癢。撫視如意。解三。蓋于孝子。天錫精靈。是以聰明不僣視聽。解四。故飭類族。使役僮僕。如手如足。莫不捷速。解五。夫孝有大小。意謂李孝子。能令人嗟嘆。而咏歌不已。以顯其父母。是大孝者矣。解六。母既考終。告厥期。已年亦過七旬時。呼天俯地如嬰兒。弔

者大喜哭泣哀。解七事至于此。無復奈何。待終合窆。將從山阿。嗚呼孝哉。抑亦大過。解八

何如璋曰。孝子之孝。先生之詩。萬世千秋。與石同壽。

毛對山先生席上賦五律見示。卽次其原韻奉呈。

夫子蒼生望。胡爲久掩關。幽人自貞吉。雅尙在清閑。屋翳風前樹。窓虛象外山。唱酬余豈匹。獨冀大方刪。

何如璋曰。格律渾成。直入古人之室。

贈李中堂

自吾奉使僅三年。人事續粉何變遷。先帝登遐文相歿。大邦獨倚李公賢。

重贈李中堂

世間論說百不同。協戮只應圖大公。天降英雄無彼此。勿疑心。

事有西東。

錢懌曰。磊落英多。光明俊偉。

吳中

適意山川是我鄉。此行何必事匆忙。旣遭吳會尊鱸美。又遇江南橘柚香。

何如璋曰。格調自高。

贈陳寶渠名福勳四首

氓之有需。不能無訟。陳君理刑。中外咸頌。曩時卑人。掠買編氓。我實出之。陳君生之。陳君報國。忠藎在躬。陳君行事。公幹奏功。陳君與我。各國異地。雖則曰異。交誼不二。次韻弔項羽答曾根俊虎

鳴雁枯蘆天欲霜。烏江暮色正茫茫。沛公孫子今予在。鼓棹中流弔項王。

錢澤曰。沈鬱蒼涼。又極渾脫。

同任卓夫浮舟西湖四首

嘗聞李白游茲地。湖上扁舟撫遺事。渺渺烟波無處求。欲歌古調多今意。

錢澤曰。飄然意遠。

天下何鄉勝景無。名人所賞卽名區。白蘇二子守杭後。共說名湖唯此湖。

錢澤曰。地以人靈。世之僻壤佳區。未得高人品題。淹沒無聞者不少。

水碧波清足可愉。不須別自問蓬壺。宋朝元老范仲淹。嘗學賀

監擬此湖。

關帝廟前擊擢廻。小瀛洲外唱歌回。湖山有主休相怪。我是曾觀滄海來。

錢澤曰。大處落墨。有一覽衆山小之概。

同卓夫游吳山邂逅楊葆彝程枚汪學瀚胡忠鉅譚震

臨三首

伍子之山不至天。境幽聊足醉群仙。眄眄昨日吟哦處。自在湖烟漠漠邊。

振衣胥母最高峰。形勢東西此地雄。萬里山川雙眼外。千秋興廢一吟中。

錢澤曰。雄壯絕倫。

夕陽立馬一峰孤。世亂唯將賦大都。江勢渾茫連兩浙。地平迤